

吳



《吳越春秋》研究

WUYUE CHUNQIU YANJIU

林小云 著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是一部反映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著作，在文学史上具有比较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其既在内容上蕴涵着较为丰富深刻的历史意识，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品格，又在艺术上表现出与先秦两汉史传迥乎不同的特征。本书除了考察《吴越春秋》的作者、卷帙、史料价值、思想内涵、文化意蕴及文学色彩外，主要从作品本身出发，提炼出符合《吴越春秋》叙事艺术实际的几个问题，阐释它们对史传的继承和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以期揭示《吴越春秋》在我国古代叙事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本书主体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辨《吴越春秋》的作者、卷帙与成书年代；第二部分审视《吴越春秋》的史料价值、思想内涵和文化品格；第三部分探讨《吴越春秋》的叙事艺术；第四部分观照《吴越春秋》的文学色彩；第五部分考察《吴越春秋》叙事文学化的成因，评价《吴越春秋》在我国叙事史上的地位。本书旨在表明，《吴越春秋》体现了东汉“文史分流”的趋势，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滥觞，对于探讨我国叙事艺术的发展过程有较大的价值。

史

《吴越春秋》研究

WUYUE CHUNQIU YANJIU

林小云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九

内 容 提 要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是一部反映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著作，在文学史上具有比较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其既在内容上蕴涵着较为丰富深刻的历史意识，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品格，又在艺术上表现出与先秦两汉史传迥然不同的特征。本书除了考察《吴越春秋》的作者、卷帙、史料价值、思想内涵、文化意蕴及文学色彩外，主要从作品本身出发，提炼出符合《吴越春秋》叙事艺术实际的几个问题，阐释它们对史传的继承和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以期揭示《吴越春秋》在我国古代叙事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本书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辨《吴越春秋》的作者、卷帙与成书年代；第二部分审视《吴越春秋》的史料价值、思想内涵和文化品格；第三部分探讨《吴越春秋》的叙事艺术；第四部分观照《吴越春秋》的文学色彩；第五部分考察《吴越春秋》叙事文学化的成因，评价《吴越春秋》在我国叙事史上的地位。本书旨在表明，《吴越春秋》体现了东汉“文史分流”的趋势，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滥觞，对于探讨我国叙事艺术的发展过程有较大的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春秋》研究/林小云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680-0044-4

I. ①吴… II. ①林… III. ①中国历史-吴国(？～前473)-研究 ②中国历史-越国(？～前306)-研究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0216 号

《吴越春秋》研究

林小云 著

策划编辑：袁 冲

责任编辑：杨 铭

封面设计：范翠璇

责任校对：祝 菲

责任监印：朱 珍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222 千字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7.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东汉开始，“史统散而小说兴”，出现了历史著作小说化的现象，其作品就有《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吴越春秋》全书的内容在于记述春秋末期吴国和越国的兴亡历史，材料主要来源于《左传》《国语》《史记》，又加进了许多有关的民间传说、虚构故事。《吴越春秋》的编撰形式，从结构上看，乃是远学《左传》，将某些事件相对集中叙述，近效《史记》，将吴、越两国分别加以编写，但它并不经意于以实录原则撰史，而是借助史实，踵事增华，进行大胆的创造。明代的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说：“《吴越春秋》乃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大抵本《国语》、《史记》，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元徐天祐谓其‘去古未远，又越人，宜知越之故，视他书所记二国为详’，得知矣。天祐之所考注亦精当，第谓其不类汉文者，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认为“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属于“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这些评语即说明《吴越春秋》小说化的程度更为浓重。

和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作品相比，《吴越春秋》中有更多虚构的成分。如伍子胥其人，史实见于《左传》与《史记》，然而在《吴越春秋》中，作者用众多虚构的情节增加了伍子胥的传奇性。《王僚使公子光传》中写伍子胥过江，渡江渔父不受子胥之别，自沉于江中，击绵女子馈食子胥，也投水而死。伍子胥至吴，披发佯狂，行乞于市。《阖闾内传》中写伍子胥为吴王阖闾筑城、立阖门、铸剑，又为阖闾找来要离去行刺王僚的儿子庆忌；柏举之战，伍子胥与吴起率领吴军破楚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三百；伍子胥过濑水河，投水百金以报赠食之女；伍子胥最后又为夫差力争，立为太子。《夫差内传》中写伍子胥构怨夫差，夫差赐之属镂之剑，伍子胥伏剑而死，夫差盛之以鸱夷之器，子胥随流扬波，荡激崩岸，等等。这些虚构的情节与史实相结合，突出了伍子胥坚韧不拔、壮烈复仇的形象，不但故事内容更为丰富，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完整。

《吴越春秋》虚构情节，不惜采用志怪手法。如《阖闾内传》中有吴作钩者“杀其二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钩”，又呼二子之名，钩便飞于胸前的情节，又写壮士椒丘诉“持剑入水，求神决战，连日乃出，眇其一目”，要离让吴王焚要离的妻子，弃于市，又自断右手。更有甚者，《阖闾内传》写湛卢剑恶阖闾五道，竟入水而行至楚，楚昭王一觉醒来，得剑于床前。《勾践阴谋外传》写越国剑女与袁公比武，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勾践伐吴外传》写越军将入吴国胥门，伍子胥显灵，“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这些离奇情节，显然有悖于史实，如志怪小说之怪诞了。

《吴越春秋》中也有许多夸张渲染的描写，可以将其看成是纯文学手法的运用。如“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阖闾内传》）。伍子胥自杀之后，“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鵩夷之器，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后，何能有知？’即断其头，置高楼上，谓之曰：‘日月炙汝肉，飘风飘汝眼，炎光烧汝骨，鱼鳌食汝肉。汝骨变形灰，有何所见？’乃弃其躯，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夫差内传》）。还有“要离之刺庆忌”一节，写要离用苦肉计接近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并在庆忌要渡江征吴报仇时刺杀庆忌。这些情节之离奇曲折，描绘之生动，的确引人入胜。从这些描写来看，《吴越春秋》已经俨然是小说的形态了。

综上所述，《吴越春秋》的确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介于史传与小说之间的作品。林小云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林小云对《吴越春秋》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进行了考证，虽没有新的发现，但她对旧说进行了厘定，认定今本《吴越春秋》是赵晔原著，今本是残本而非全本。林小云搜集了比较丰富的史料作为依据，分析花费了心血，结论可备一说。对于《吴越春秋》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林小云结合成书的时代背景，认为它具有“大一统”的文化认同意识、借古鉴今的时代关怀、崇仁尚义的时代精神、复仇雪耻的社会风尚。这种时代文化背景上的揭示，对理解《吴越春秋》有很大帮助。此外，《吴越春秋》还展现了吴越民族崇尚武力、刚柔相济的民族性格。受传统巫风的影响，又处在东汉谶纬神学兴盛的时代，书中展现了占卜、相术、梦境、阴阳五行及灾异祯祥等巫风影响下的神秘事件，使全书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具有特殊的文化意蕴。这些分析，都是比较准确的。《吴越春秋》的文学特征，是林小云此书的论述重点。她运用叙事学的理

论,对《吴越春秋》的结构、史料运用和处理等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该书已经呈现出小说化的趋势,展现出从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演进的轨迹。在文学特征方面,林小云分析得更加仔细,涉及人物形象塑造、悲剧和传奇色彩、语言艺术等多个方面。林小云对《吴越春秋》的论析,建立在对文本的细致把握和解读之上,因此能做到立论有据,言之有故,结论可信。林小云此书,是对《吴越春秋》所做的全面的研究,它对于《吴越春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是有帮助的。

林小云目前在大学任教,担负着相当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但她仍然花费了心力,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使其成书。此外,据我所知,近年来,她还取得了其他的科研成果。我期待着她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绩。

郭丹

2014年3月于福州适斋寓所

目 录

绪论 /1

一、本书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1

二、本书的框架与主要内容 /5

第一章 《吴越春秋》作者与成书年代 /9

第一节 今本《吴越春秋》的作者 /9

第二节 《吴越春秋》的成书年代 /27

第二章 《吴越春秋》的史料价值、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 /30

第一节 《吴越春秋》的史料价值 /30

第二节 《吴越春秋》的思想内涵 /36

一、“大一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36

二、借古鉴今的时代关怀 /39

三、崇仁尚义的时代精神 /43

四、复仇雪耻的社会风尚 /46

第三节 《吴越春秋》的文化意蕴 /51

一、占卜 /53

二、相术 /55

三、释梦 /57

四、阴阳五行、灾异祯祥 /59

第三章 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吴越春秋》的叙事艺术 /61

第一节 审美形象建构过程中的想象与创造

——《吴越春秋》史料运用的方法与特征 /64

第二节 《吴越春秋》的叙事结构 /84

一、《吴越春秋》的叙事体制 /85

二、《吴越春秋》的审美时空形态 /92

三、《吴越春秋》“包举大端”的开头形态 /97

第三节 《吴越春秋》的人物叙事 /101

一、阖闾、夫差和勾践为中心的性格结构与吴楚越三国争霸
历史的形成 /104

二、辅助人物的心态特征及其在性格结构中的功能 /109

三、过场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在叙事结构中的功能 /112

第四章 《吴越春秋》的文学特征 /118

第一节 《吴越春秋》的人物塑造 /118

一、《吴越春秋》人物性格形态的构成 /119

二、《吴越春秋》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 /124

第二节 《吴越春秋》的悲剧色彩 /132

一、复仇情绪 /132

二、侠义精神 /138

第三节 《吴越春秋》的传奇色彩 /143

第五节 《吴越春秋》的语言艺术 /147

一、韵散相间，摇曳多姿 /148

二、俚语歌谣，点缀其间 /149

三、巧用隐语，亦庄亦谐 /151

四、妙用比喻，形象生动 /152

五、善用排比，铺张扬厉 /153

六、引经据典，持之有故 /154

第五章 《吴越春秋》在我国叙事史上的地位及其原因 /158

第一节 史传叙事传统 /159

一、史传叙事特征的初步展现 /159

二、史传叙事艺术的成熟 /161

三、史传叙事传统的最终形成 /164

四、《吴越春秋》对史传叙事传统的回应、继承与发展 /165

第二节 两汉文学自觉意识的朦胧觉醒 /167

第三节 “文史分流”的时代背景 /177

参考文献 /183

绪 论

一、本书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吴越春秋》这部著作,由于其题材为史,历史上多将其认定为史书。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将其列入“史部·杂史类”,《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别史类”和“霸史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列入“载记类”,虽然具体归属不同,但都不出“史部”这一范围。元代的徐天祐实际上也是把它当作一部“视他书所记二国事为详”的历史著作加以刊行的。明代的钱福也倾向于把它当作一部“后世补亡”的历史著作。既为历史著作,当然应该是信史,而被归入史书的《吴越春秋》却由于书中不少史实上的讹误而削弱了它的可信度,造成了人们对它的价值的忽视。虽然自魏晋以来,许多著名学者在为史地、文学名著作注时常常引用此书,如裴骃注《史记》、郦道元注《水经》、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李善注《文选》、李贤注《后汉书》、司马贞和张守节注《史记》等,都征引了这部书的内容;一些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对它也多有征引和抄录,但对它的重视也仅止于此,关于它的研究依然寥寥。清末以来,虽有一些学者对之进行研究,如俞樾、孙诒让、徐乃昌等,但他们的研究多数局限在纠谬正讹、注疏考释等工作上,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

史略》虽提及它,但也仅仅以“赵晔《吴越春秋》……虽本史实,并含异闻”^①一笔带过。其后徐敬修的《说部常识》将之归入汉人小说类,认为它“颇似后世演义体之‘军事小说’”^②,但没有深入论述。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两部权威文学史,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历史散文时,对《吴越春秋》塑造人物的特点,叙述故事的特点及其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影响有简要的论述,而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另一部文学史则对它只字不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研究吴越地区历史文化的史学著作、文章等以《吴越春秋》为史料,从中探询吴越历史外,随着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逐步深入,《吴越春秋》到底归属于历史还是小说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随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吴越春秋》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首先体现在一些点校本、注译本的出现。如苗麓的《吴越春秋》点校本、薛耀天的《吴越春秋译注》、刘玉才的《吴越春秋选译》、周生春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和张觉的《吴越春秋校注》等。它们都主要集中在点校、译注、考证和辑佚上,为今后《吴越春秋》的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生春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既对文本做了精细的校勘,又对历史上诸书所引《吴越春秋》中与今本歧异之文及今本所无之文做了辑录,为进一步研究《吴越春秋》提供了理想的版本。其次,不少小说史论著作在论及小说及其起源时,也都注意到了《吴越春秋》这本书,如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值得注意的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改以往文学史对《吴越春秋》的忽视,专辟一节论述其文学成就。再次,从版本学、文学角度研究《吴越春秋》的学术论文也日渐增多。这些研究基本代表了新时期《吴越春秋》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今本《吴越春秋》是否为东汉赵晔原书?《隋书·经籍志》录《吴越春秋》为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均著录为十二卷。但是,到了《宋史·艺文志》录此书时,却变成了十卷。而我们现在所见的元代徐天祐音注的元大德本也是十卷本。《崇文总目》认为:“赵晔为《吴越春秋》十二卷。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② 徐敬修,《说部常识》,第38页,上海:上海大东书局,中华民国十四年。

繁，又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①徐天祜则认为皇甫遵的十卷本已失传。那么，《崇文总目》这一说能否成立呢？我们现在所见的十卷本《吴越春秋》到底是赵晔的原书，因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两卷，还是就是皇甫遵所考定的十卷本呢？另外，今本《吴越春秋》的十卷在内容上与各种类书如《史记注》《水经注》《文选注》等的引文也有很大的出入。这与上述卷数的差别其实是属于同一个问题的，即今本是赵晔的原书，还是已经过皇甫遵的考定？对此，学术界尚在争论中。曹林娣的《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梁宗华的《现行十卷本〈吴越春秋〉考识》、张觉的《〈吴越春秋〉考》、周生春的《今本〈吴越春秋〉版本渊源考》以及美国学者戴维·琼生的《〈吴越春秋〉版本考》等都认为今本《吴越春秋》已经皇甫遵考定，非赵晔原书。而丰坤武的《〈吴越春秋〉“殆非全书”辨识》及贺双非的《〈吴越春秋〉的作者版本及价值》等则认为今本《吴越春秋》为赵晔原书，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两卷。其二，《吴越春秋》到底是史书还是小说？这个问题更是当今《吴越春秋》研究的焦点。除了杨义明认为《吴越春秋》是古小说，石昌渝认为《吴越春秋》介于史传与小说之间外，仓修良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序》、陈桥驿的《〈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和叶建华的《浙江史学探源——论〈越绝书〉、〈吴越春秋〉的文化意义》等均认为《吴越春秋》应属于史书，而曹林娣的《试论〈吴越春秋〉的体裁》、梁宗华的《一部值得重视的汉代历史小说——〈吴越春秋〉文学价值初探》、黄仁生的《论〈吴越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言长篇历史小说》，以及薛洪勣、王汝梅的《两种小说观念和对唐前小说作品的再思考》等，则认为《吴越春秋》应属于历史小说。几种看法都有自己的立论依据，学术界至今也还没有定论。坚持《吴越春秋》属于史书的学者认为，就我国史系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吕氏春秋》特殊外，凡曰“春秋”者皆为编年体史书，而历代史书和目录学家也一直把《吴越春秋》看作史书。书中所记的许多荒诞不经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致，是时代局限，不能作为该书为小说的证据。^②坚持《吴越春秋》属于小说的学者则认为，《吴越春秋》在取材、文章的组织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

^① [宋]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 仓修良，《〈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序》，《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与史传有着明显的区别,呈现出了小说的基本艺术特征。

综上所述,目前对《吴越春秋》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取得的成果也不少,但需要开拓的空间依然存在。目前,对《吴越春秋》的研究不仅较为零散,不够全面系统,而且研究的重点——《吴越春秋》的性质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片面之处。主张该书为小说的学者,多数仍是从其史料的真伪,即史实的真实与虚构,以及人物形象的鲜明、传奇色彩的浓厚等方面来立论,充分挖掘它在虚构、人物塑造、传奇色彩等文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它在人物、题材等方面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的影响。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就《吴越春秋》本身来讲,它固然有较为浓厚的文学色彩,其文学成就却是有限的,它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题材上。孤立地研究它的文学成就,并不能真正认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作为《史记》之后出现的一部以“春秋”为名、反映历史的叙事作品,为什么它的史学特征相对削弱,而文学特征却明显加强?这一文学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它在叙事艺术上对史传文学有什么继承和突破,对后世小说又有什么开拓和创新?这才是研究《吴越春秋》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当前《吴越春秋》研究的新视野。因此,本书在全面研究《吴越春秋》的作者、卷帙、史料价值、思想内涵、文化意蕴及文学特征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的是它在叙事艺术上对史传的继承突破、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的原因。

研究《吴越春秋》的叙事艺术,必然要运用叙事理论,但笔者的理论思维十分笨拙,同时觉得纯粹运用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的西方叙事学理论来探讨中国的作品,未免有点削足适履。因此,本书并不打算完全以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一些概念,诸如叙事者、叙事视角等,来解读《吴越春秋》,而是结合中国的叙事传统,提炼出符合《吴越春秋》叙事艺术实际的三个方面——虚实关系、叙事结构、人物叙事,探讨它在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及对史传文学的继承与对小说的影响。虚实关系是反映历史的叙事作品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史传文学还是历史小说,这是中国叙事传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叙事现象。叙事结构则是叙事艺术的核心,《吴越春秋》之所以在叙事艺术上对史传有所拓展,主要也在于此。人物叙事不是西方叙事理论的重点,却是中国叙事作品的核心,《吴越春秋》的人物形象虽然只有少数几个足够鲜明,但其整个人物体系却显现出和史传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

这是其叙事艺术的另一突出特点。因此,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是《吴越春秋》叙事艺术的重点,是其价值所在,也是笔者试图有所阐释、有所创新的地方。对《吴越春秋》叙事艺术成因的探讨,则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纵向,本书将其放在叙事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探讨史传叙事传统及“文史分流”的时代背景对其叙事艺术的影响;横向,则将其放在整个汉代文学环境中,分析汉代文学自觉意识的朦胧觉醒对其叙事艺术的影响。这样,能够从较宏观的角度来讨论《吴越春秋》文学化的原因及其在叙事发展史上的地位,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认识《吴越春秋》这部作品的价值。

二、本书的框架与主要内容

本书主体共五章。

第一章,考辨《吴越春秋》的作者、卷帙与成书年代。现存十卷本《吴越春秋》的作者到底是谁,自古及今对此共有五种说法:①赵晔、杨方不定说;②杨方更撰说;③赵晔原书说;④皇甫遵传赵晔书说;⑤汉晋间人伪托说。对第一、二种说法,笔者通过对史籍所载杨方之书的名称、卷数及今本《吴越春秋》结构的考察,认为是不成立的。第五种说法,笔者在曹林娣《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文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吴越春秋》思想特征的考察,也认为它是不能成立的。第四种说法认为皇甫遵十卷本乃是以赵晔十二卷本与杨方五卷本二书为参本考定而成,而皇甫遵本即今本。对于第三种说法,笔者主要通过对书中语言风格、避讳情况及历代诸书有关此书的引文(主要以《太平御览》为例)的考证,认为它是不成立的。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对今本《吴越春秋》的叙事逻辑、内容构成的考察,结合书中的某些记载,推论出今本《吴越春秋》是赵晔原著,今本是残本而非全本的结论。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笔者通过对《后汉书》赵晔本传及其师杜扶之传的考证,认为赵晔生活于东汉光武、明、章、和帝四朝,其《吴越春秋》约成书于章、和二帝时期。

第二章,审视《吴越春秋》的史料价值、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其一,《吴越春

秋》虽然在史实的记载中有虚构和夸饰的成分,但其中记载的一些史料却是信而有征的,对今天研究吴越历史有较大的价值。特别是赵晔自身搜集的文献及民间传说,更是集中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吴越民族的生产发展、城郭建筑、交通设施等情况,对我们今天了解吴越民族当时的文明程度及人文地理概况有很大的帮助。其二,《吴越春秋》不仅具有史料上的重要价值,而且其思想内容也颇为丰富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大一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②借古鉴今的时代关怀;③崇仁尚义的时代精神;④复仇雪耻的社会风尚。此外,《吴越春秋》还展现了吴越民族崇尚武力、刚柔相济的民族性格。其三,《吴越春秋》受传统巫风的影响,又处在东汉谶纬神学兴盛的时代,书中展现了占卜、相术、梦境、阴阳五行及灾异祯祥等巫风影响下的神秘事件,使全书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具有特殊的文化意蕴。

第三章,探讨《吴越春秋》的叙事艺术。《吴越春秋》的叙事艺术呈现出和史传迥然不同的特点。根据《吴越春秋》的具体情况,本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叙事艺术。其一,审美形象建构过程中的想象与创造。赵晔通过对史料的运用完成这一过程,主要手法有:①传闻异辞,择善而从;②博采史料,重新组合;③曲意改铸,移花接木;④点染生发,踵事增华。尽管作者处理史料的手法多种多样,但始终都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服从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对史实进行具体的审美把握,用审美理想之虚驾驭史籍材料之实,经过艺术的想象和概括去创作。这种创作手法,已经从历史领域走入文学领域。其二,《吴越春秋》的叙事结构。《吴越春秋》叙事结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叙事体制、审美时空关系、“包举大端”的开头形式这三个方面。其三,《吴越春秋》的人物叙事。《吴越春秋》的人物叙事成就,不仅仅在于塑造了几个性格极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既吸收了《史记》那种级差式人物体系的优点,又摆脱了《史记》中“各国分书、各人分载”而造成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孤立、缺少联系的缺陷,塑造了一个具有系统联系的有机性格群体。而它所建构的这种由轴心、两翼、过场三个系列组成的人物体系,对后世历史小说人物体系的建立也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观照《吴越春秋》的文学特征。尽管《吴越春秋》在艺术上还不太成

熟,但还是表现出了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物形象塑造。《吴越春秋》中人物性格形态的构成主要有单一型、向心型、层递型和矛盾型四种。塑造人物的手法主要有:①独特的心理活动描写;②个性化的人物语言;③独特的人物外貌描写;④精彩的细节描写;⑤融情入景的环境渲染;⑥对比映衬的手法。其二,悲剧色彩。《吴越春秋》的悲剧色彩体现在两个方面:复仇情绪、侠义精神。众多复仇人物在复仇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屈的抗争精神,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侠义精神构成了《吴越春秋》一书浓重的悲剧色彩。其三,传奇色彩。首先,《吴越春秋》写现实人物的遭际和性格,糅合了奇妙的想象,从而赋予了人物以特定的感情。其次,作者的传奇描写渲染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文化与民俗。最后,《吴越春秋》中的有些传奇描写,在具体的史实之外,给全书的叙事增加了波澜和情致,从而使文章更有故事性、传奇性。其四,语言特色。《吴越春秋》的语言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韵散相间,摇曳多姿;俚语歌谣,点缀其间;巧用隐语,亦庄亦谐;妙用比喻,形象生动;夸张排比,铺张扬厉;引经据典,持之有故。

第五章,考察《吴越春秋》叙事文学化的成因,评价其在我国叙事史上的地位。《吴越春秋》这部反映历史的著作呈现出如此浓重的文学色彩,实现了从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的转化,成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滥觞,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①史传叙事传统的影响。从《尚书》到《史记》,先秦两汉史传在叙事结构、艺术虚构、人物塑造这三个方面给《吴越春秋》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其叙事体制的局限也呼唤着新的结构方式出现。②两汉文学自觉意识的朦胧觉醒。由于汉赋的兴盛,汉人的想象虚构能力大为发展,并且有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谶纬的兴盛,在促进汉人想象虚构能力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汉人“以奇为美”的审美观的形成。这一切,都是文学叙事充分发展的肥沃土壤。③“文史分流”的时代背景。先秦时已出现了《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文学性叙事多于历史性叙事的著作,它们的虚构因素进一步增多,文学色彩趋于浓厚。随着人们对史学学科性质的进一步认识和文学自觉意识的朦胧觉醒,文学和史学开始明显分流,出现了诸如《燕丹子》《蜀王本纪》等堪称古小说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主要兴趣显然已不在于记述历史,而在于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或炫耀故邦,或表

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史骨”已被“诗心”侵蚀将尽。处在这样一个“文史分流”时代的《吴越春秋》，尽管仍穿着“历史载记”的外衣，但著史之心进一步淡化，而更多的是“怪异荒诞”之说与“委巷之谈”，书中内容充满传奇色彩，成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滥觞。

第一章 《吴越春秋》作者与成书年代

演绎春秋末年吴越两国兴亡故事的《吴越春秋》，是一部充满诸多未解之谜的著作。长期以来，学者们在今本是否为赵晔原著、今本是足本还是残本等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未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这一章笔者将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今本《吴越春秋》的作者、卷帙及成书年代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一节 今本《吴越春秋》的作者

关于今本《吴越春秋》的作者，自《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晔著《吴越春秋》”^①后，历代史书著录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都将之归入东汉赵晔名下，历代一些私人著录如《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等也以之为赵晔作品。如此看来，赵晔为《吴越春秋》的作者是无可怀疑的。然而，在唐以前的史籍著录中，《吴越春秋》均记为十二卷，自《宋史·艺文志》以后，开始出现分歧。《宋史·艺文志》录《吴越春秋》十卷，目前所知最早的刊

^① [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